

《民国丛书》选印

中国文字学

唐兰著

唐
蘭著

中國文字學

沪新登字119号

本書據開明書店1949年版影印

中国文字学

唐兰著

上海書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經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吳縣文化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張 6 1/4

1991年12月第一版 1991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000

ISBN 7-80569-460-5/H·12

定價: 3.20元

目錄

前論

一 中國文字學是什麼·····	一
二 文字學的特點和它同語言學的差別·····	二
三 中國文字學的範圍·····	四
四 中國文字學的新領域·····	六
五 中國文字和世界各區域的文字·····	九
六 中國文字學史略·····	三

文字的發生

七 中國原始語言的推測·····	二六
八 關於中國文字起源的傳說·····	四六

九 中國文字是怎樣發生的

五七

十 文字發生的時代

五八

文字的構成

十一 六書說批判

六七

十二 三書

七五

十三 圖畫文字

七九

十四 象形文字

八六

十五 象意文字

九〇

十六 六技

九三

十七 形聲文字

一〇三

十八 記號文字和拼音文字

一〇九

文字的演化

十九 什麼叫演化

一一四

二十	繪畫・鐫刻・書寫・印刷	一二七
二十一	行款・形式・結構・筆畫	一三三
二十二	趨簡・好繁・尙同・別異	一三〇
二十三	致用・觀美・創新・復古	一三六
二十四	殺混・錯誤・改易・是正・淘汰・選擇	一四一

文字的變革

二十五	古文字（殷商系・兩周系・六國系）	一四九
二十六	大篆・小篆・八體・六書・雜體篆（秦系・漢以後的篆書）	一五三
二十七	隸書・楷法・八分・飛白	一五九
二十八	草書・章草・草篆・今草・狂草	一七一
二十九	行書・正書（真書）	一七五
三十	經生書・刻書體・簡俗字（手頭字）・簡體字・基本字	一七九
三十一	新文字——注音字・拼音字・新形聲字・新漢字	一八七

前 論

一 中國文字學是什麼

中國人對文字的研究，遠在紀元前幾個世紀已經開始，現在所知道的最早的字書，應該是爾雅和史籀篇。此外，在左傳周禮等書裏，已經有討論文字的風氣了。後來，爲了戰國時各地文字的雜亂，有些學者曾提出過「書同文」的理想，到了秦始皇帝二十八年（紀元前二一九年）在琅邪臺刻石時，敍說「皇帝之功」，就有一條是「同書文字」，這一個學者們的理想，總算是達到了。那時，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和這種整齊文字的運動當然是有關的。到了漢代，由於研究倉頡篇，便發生了所謂「小學」，劉歆七略把小學放在六藝略裏面，一直到近代，研究小學和研究經學的地位，幾乎是相等的。

把文字學叫做「小學」，這個名稱是西漢人定的。據禮記內則說：「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可見古代入小學是兼學書數兩科的，單把文字叫做「小學」，實在不很恰當。但是，我們知道古代沒有「文字」的名稱，孔子說：「必也正名乎？」本可

叫做「名」，左傳說：「於文止戈爲武」，也只叫做「文」，一直到琅邪刻石纔發現了「文字」二字，鄭康成說過「古曰名，今曰字」，可見用「字」來代表「文」或「名」的意義是晚起的。漢朝人既怕叫做「名」和公孫龍之徒的「名家」混淆，又不能叫做「文學」和司馬相如等辭賦家合在一起，又不願意就用晚起的字而叫做「字學」，所以就想了「小學」，這樣一個似是而非的名稱。

漢書說：「張敞好古文字，」又說杜林：「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顏師古漢書注對於張吉尤長小學的注解，就說「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唐宋以後人，也常常說到「字學」，但「文字學」的名稱，卻不經見，一直到清末，章太炎等纔把「小學」叫做「文字學」。

二 文字學的特點和它同語言學的差別

文字學是研究文字的科學 在一個中國人看來，這個名詞是很恰當的。但由西方輸入的科學名詞，還沒有一個可以配合的名稱。普通所謂 Philology，本是研究希臘拉丁古語的學科，我們只能把它譯做語言學，或者更確切一些，是古語言學。Etymology 是語源學，Palaography 是古文字學，Hieroglyph 是象形文字學，沒有一個字，能相當於中國的文字學。

因爲中國的文字是特殊的，在一切進化的民族都用拼音文字的時期，她卻獨自應用一種本來含有義

符的注音文字。在最古的時候，中國文字本也是圖畫文字，但至遲在三千五百年前，已改成了注音文字，而這種文字一直到現在還活着，被全中國的人民，以及她鄰近的地方使用着。我們既不能把它們和埃及巴比倫等已經久已死亡的古文字一例看承，又不能把只有二十多個字母拼音的西方文字來比類，所以，這一種西方人不能理解的特殊的學科，我們只有把它叫做「中國文字學」(The Science of Chinese Characters)。

口上說的語言，筆下寫的文字，兩者顯然是不同的。因為西方人的語言和文字差不多一致，研究語言也就研究了文字，所謂古語言學或古文字學，有些人甚至於想把它叫做文獻學，所以，只有語言學 (Science of Language) 特別容易發展。反之，中國文字是注音的，語言和文字在很古的時期就已經不一致，從文字上幾乎看不到真實的語言，所以，在中國，幾乎可以說沒有語言學。但是，中國人把文字統一了古今的殊語，也統一了東南西北無數的分歧的語言，所以，從紀元以前就有了文字學，而且一直在發展。西方的語言學，中國的文字學，是兩個不同的學科，充分表現出兩種傾向不同的文字裏所造成的極明顯的差別。

有些學者把 Philology 叫做語言文字學或語文學，這是很錯誤的。文字學固然不能包括語言學，同樣，語言學也不能包括文字學。在文字學裏，不能研究到「果贏」的語源，「殷」讀爲「衣」的失去韻

尾上類問題；但在語言學裏也不能研究到從二的字古都從一，「尸」字本象人踞形一類的問題。每一種科學總應該有明晰的範圍，真正的語言學是在十九世紀建立的，中國的語言學剛在開始，我們相信它會有很大的發展，但千萬不要以爲這一套新興的科學是萬能的，忘記了中國文字的特殊情形，把語言和文字的界限混殺了，而抹殺中國兩千年來固有的文字學。

三 中國文字學的範圍

每一個文字具有三個部分：一、字形；二、字義；三、字音。在漢代，小學剛剛發展的時候，分別還不很顯著，後來，每個部分都逐漸擴大，所以，宋末王應麟玉海已經分成三種：一、體制；二、訓詁；三、音韻。到清朝的四庫全書，就把小學書分成訓詁，字書，韻書三類。清末以來的文字學，也總包括形音義三方面。

但是，形和義是比較不易分的，聲音部分，由於漢末的反語，魏晉的韻書，齊梁的四聲，唐末的四等，元明以後的今韻學，和宋人創始而清代學者研究頗有成績的古韻學，這些時常不斷的發展，早已成爲一種獨立的，專門的學科。因之，民國六年時，北京大學的文字學，分由兩位學者擔任，朱宗萊做了一本講義，叫文字學形義篇，錢玄同做的是文字學音篇。後來，許多學者常採用這個方法，只講形義，

避免了不太內行的音韻。漸漸音韻學獨立了，不再掛文字學的招牌，於是，只講文字學形義篇，就變成了癩子了。

我在民國二十三年寫古文文字學導論，纔把文字學的範圍重新規定。我的文字學研究的對象，只限於形體，我不但不想把音韻學找回來，實際上，還得把訓詁學送出去。

我的分類法，單從目錄學說，已是很合理的。過去小學書的名稱，凡是用「文」或「字」或「文字」並用，大抵總是字書。我曾經把三類小學書的經典的名稱，做過一個有趣的分類。例如：

一 許慎說「文」解字

二 呂忱「字」林

這是文字形體學裏最早的兩本書，我們可以把它叫做「說文字林之學」，當然也可以摘取兩個字叫做

「文字學」。

三 爾雅

四 「倉」頤篇

這是文字意義學裏面最早的兩本書，我們可以依照六朝人的簡稱，叫做「倉雅學」。

五 李登「聲」類

六 呂靜「韻」集

六

這是文字音韻學裏最早的兩本書，我們可以把它叫做「聲韻學」。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文字學本來就是字形學，不應該包括訓詁和聲韻。一個字的音和義雖然和字形有關係，但在本質上，它們是屬於語言的。嚴格說起來，字義是語義的一部分，字音是語音的一部分，語義和語音是應該屬於語言學的。

四 中國文字學的新領域

文字學把訓詁，音韻兩部分除去以後，一般人總以為它的範圍要縮小了，實際上並不如此。過去有些文字學裏雖然還附有音篇，有些早就只論形義，不講音韻。至於義篇，因為沒有現成的理論系統，一無憑藉，大抵寥寥幾章，只是形篇的附庸，（容庚把六書當做義篇是錯誤的。）可有可無。所以，民國以來，所謂文字學，名義上雖兼包形音義三部分，其實早就只有形體是主要部分了。

這些文字學形篇都講些什麼呢？它們大體上可以分做兩部分，一部分注重構成的理論，把宋以來的六書說演述一下，從說文篆文裏找一些例證，像朱宗萊那樣把六書分成十九類的說法，在那時很流行。另一部分只注意字體的變遷，容庚用甲骨金文等實物來對照一下字體，也頗有人效法，因為這是比較容

易討好的。（沈兼士先生的文字形義學，上篇除了文字之起原及其形式和作用一篇外，都是文字形義學之沿革，那是文字學史的範圍，寫了一百四五十葉，還只到了戴侗。下篇據目錄有一、造字論；二、以鐘鼎甲骨爲中心的造字說；三、訓詁論；四、國語及方言學；五、文字形義學上之中國古代社會進化觀；六、字體論等，可是沒有寫出來。）

這樣的文字學，先天上已經夠貧弱的了。因爲它們的理論根據，只有六書，而六書說的條例，建立在西漢末年以後，那時所見的材料，只是殘缺的史籀篇，傳寫的古文經，和有些人改寫做隸書的三千三百個小篆的倉頡篇。材料既少，時代又晚，所得的結論，當然很靠不住。但是，兩千年以後的學者，還只根據本身問題很多的說文裏所保留的一些材料，怎麼能有進步呢？

另外一方面，宋以後出土的古器物很多，有許多人曾經去研究款識文字，雖則那些研究的方法，大都是非科學的，但材料的豐富，是僅僅研究說文的人所想不到的。尤其到了清代末年，銅器，古鉢，貨幣等都有大量的發現，所以古文字學裏一部重要著作，吳大澂的說文古籀補出現了。接着又發現了殷虛的甲骨卜辭，這是一個無盡的寶藏，近代最卓越的古文字學家孫詒讓已能見到這一部分的材料，孫氏所著名原，想根據這類新出材料來闡明文字構成的理論，雖還不能完全脫離六書的韁鎖，他的見解往往是正確的。可惜自他以後，就沒有人再注意到這一方面。羅振玉王國維只能算是文獻學家，他們的學問是

多方面的，偶然也研究古文字，很有成績，但並沒有系統。容庚商承祚等在古文字上的成績，是蒐集，整理，排比，摹寫，更說不到理論和系統，此外，更自郛以下了。

古文字學導論開始溝通了這兩方面的隔閡，在奄奄無生氣的文字學裏攝取了比史籀篇早上一千年的殷虛文字，以及比古文經，倉頡篇多出了無數倍的兩周文字，六國文字，秦漢文字，從這麼多而重要的材料裏所呈露出來的事實，使我修正了傳統的說法，建立了新的文字構成論，奠定了新的文字學的基礎。在另一方面，也儘量使古文字的研究，脫離了猜謎射覆的途徑，走上了科學的道路。

三十年前，我的同鄉老儒金蓉鏡先生寫信給我批評孫詒讓「祧許慎而祖倉頡」，在老先生的眼光裏，這就是不可恕的罪狀。在那時，我也還是忠實的守家法的漢學家，治經宗鄭玄，小學宗許慎。但到現在，我也走孫詒讓的舊路，不過我們只拿歷史材料做根據，一切舊的偶像全摧毀了。在打不破說文系統，跳不出六書牢籠的學者看來，誠然是大膽妄為，離經畔道，但在我們看來，只有這樣，文字學纔有新的生命，新的出路，也只有這樣，纔可以成爲一種真正的科學。

此外，近代文字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隸書，草書，楷書，都有人做過蒐集的工作。楷書的問題最多，別字問題，唐人所釐定的字樣，唐以後的簡體字，刻板流行以後的印刷體，都屬於近代文字學的範圍。西陲所出木簡殘牘，燉煌石室所出古寫本經籍文書，也都是極重要的材料。

從明代的華化西洋人創造了中國語的拼音字，以至現代的國語羅馬字，拉丁化新文字，這種想推翻中國舊文字的運動，也是值得討論的。中國新文字究竟應該用拼音呢？用注音呢？正是文字學上最大的問題。

現在，我們把久已獨立的音韻學謝絕了，也把應該獨立而還沒有找到出路的訓詁學放開了，（二十年來，卓越的訓詁學家，我所知道的，只有沈兼士一人，這一科是太冷寂了。本書初執筆時，沈先生尚健在，忽然傷逝，執筆泫然。）剩下只講形體的文字學，但是它的範圍，非但沒有縮小，倒更充實，更擴大了。

五 中國文字和世界各區域的文字

我們如望遠處看，中國文字學應該是整個文字學裏的一部分，正和中國語言學是整個語言學的一部分是一樣的。

誰都知道，世界最古的文字有三種，一、蘇馬利亞人和巴比倫人的楔形文字；二、埃及的圖畫文字；和三、中國文字。有些人企圖把這些文字說成同源，這是可笑的荒謬。但他們都由圖畫演進爲文字，有許多地方總是相類的，我們可以由之得到文字進化上若干共同的原則。

有些人把文字進化分做四個階段，一、圖畫字；二、義符字；三、聲符字；四、字母。他們以為中國人跟埃及人，蘇馬利亞人，巴比倫人一樣，只改良到第三個階段就停止了。他們說中國人沒有用字母，所以在原始時期上停留了二千年，文字的繁雜，形成了中國文化進步的阻礙。

這種錯誤的觀察者，他們不知道文化不會停留在那一點上的。遠在紀元以前，中國人就懂得合音，後來發明反語，把聲和韻分開，這種發明，將有一千八百年。在這時期內，中國曾經有過璀璨的文化，使她的鄰邦高麗，日本，安南等都採用了她的文字。可見中國文字足夠適應那時的需要，它能一直應用到現在，一定有它本身的價值。

指摘中國文字的人，同時也往往指摘中國語言，像：單音節，沒有語尾，沒有形式變化等，認為是低級的語言。可是現在的語言學家大都已不這樣想了。中國文字的變為注音文字，而不變為拼音文字，顯然和她的語言有關。一個字既然是一個音節，有一千多個聲音符號，（其中大部分就是意義符號。）就可以把這個民族語言通統寫出來，又何須另外一套拼音的方式呢？

但是當鄰邦採用中國文字的時候，和她本國的語言就不能適應了。日本人借用漢字來表音，例如「弦」字，和名類聚抄說「此間云由美波利」，符谷望之引持統記作「由八利」，不論「由美波利」或「由八利」，總是日本古代語裏代表「弦」的意義的語音，這和中國人翻譯匈奴或西域的語言時所謂「憐

犁孤塗」或「蒲萄」之類是一樣的。可是日本語音本來簡單，所以借用漢字，就有許多是習用的，後來受了梵文的影響，把漢字歸納成片假名，平假名，就只有最簡單的四十七個音符，成爲一個新系統了。

腓尼基人的創造字母，顯然也是借用別的民族（有人說是埃及）的文字來適應他們自己的語言。據說他們善於經營商業，所以能歸納出這樣一個簡單的系統。因爲埃及人和屬於閃族的腓尼基人的語言，都是輔音占優勢，元音有些不定，並且好像黏屬於輔音，所以他們的文字，往往只把輔音寫出來。他們的語言，既是多音節的，又是複輔音的。複輔音的字，最容易分析，譬如英語的 *Script* 顯然可以分成五個單位，假如把元音疏忽了，那就是五個字母。所以這種歸納出來的字母，本來就沒有元音，到希臘人再借用這個系統來寫她的語言時，把用不着的輔音字，改爲元音字母，纔成爲包含元音輔音的一套字母。

中國人對語音的感覺，是元音占優勢，輔音比較疏忽，和含、閃語系正相反。一個中國字的聲音，由中國人的說法，是聲和韻的結合，聲是輔音，可是有時帶着介音，韻是元音後面帶一個韻尾輔音。中國語的韻尾輔音，大體很微弱，只是一種聲勢，所以逐漸在消失。（有些字沒有韻尾，但據學者們的推測，也是原來有尾而後來消失的。）聲韻雖然並列，韻的部分總占優勢。我們可以看見：一、形聲系統裏，韻母大體相同，而聲母不大固定。（如「同」從「凡」聲，「唐」從「庚」聲，「緜」字在金文可